

金上甄貞氏家漢書卷之六

全後漢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明德馬后

后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小女建武末選入太子宮明帝
卽位已爲貴人永平三年立爲皇后章帝卽位尊爲皇太后

辭封舅氏詔

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
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致有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
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
欲已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
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
耳如是者欲身帥眾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
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

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
歲用冀已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已欲封侯者
欲已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
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
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

續列女傳八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

封舅氏太后詔

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
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
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
子等今何已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
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
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
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

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衣但布帛如是者欲已身率服眾也已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已默媿其心而猶驚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袁宏後漢紀十一建初二年四月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已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已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已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赦但笑言太后素好儉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
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
已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
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後漢

明德馬后紀

案此

詔三見互有刪節

報章帝重請封諸舅詔

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
嫌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今
馬氏無功于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
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已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于園陵而
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
傷也且人所已欲封侯者欲已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
受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

之孰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予之未冠由于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曰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袁宏後漢紀十一上
圖請封之太后詔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曰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

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

政矣

後漢明德馬后紀案此詔與袁宏紀亦互有刪節

詔三輔

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曰法聞

袁宏後漢紀十一

章德竇后

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章帝建初三年立爲皇后和

帝卽位尊爲皇太后臨朝

下竇憲鄧彪等詔

章和二年三月庚戌

先帝曰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今皇帝曰
幼年熒熒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王竝爲藩屏內有公
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已受成夫何憂哉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曰
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
詔當曰舊典輔斯職焉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宿衛

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曰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
彌高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先帝褒表欲曰崇化今彪聰明康彊可
謂老成黃耆矣其曰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
曰聽朕庶幾得專心內位於戲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
元元綏曰中和稱朕意焉

後漢和帝紀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二
又見藝文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六十二

百十引
漢官儀

和熹鄧后

后諱綏南陽新野人太傅鄧禹之孫和帝永元七年選入宮八
年爲貴人十四年陰皇后廢立爲皇后元興元年殤帝卽位尊
爲皇太后臨朝明年安帝卽位猶臨朝永寧二年三月崩年四
十一凡臨朝十七年

案殤帝誕甫百餘日卽位鄧后臨朝至安
帝永寧二年猶臨朝凡詔敕皆出鄧后也

免馬融制

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

後漢馬融傳
注引融集

曰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詔元興元年十二月

昔唐虞之盛猶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傅

竝建左右曰參聽斷太傅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憊北堂書鈔五十九引漢官儀

帝策此下有忠孝彌篤四字司徒防曰臺閣機密施政牧守竭力致身先帝嘉

之其曰禹為太傅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百官總已曰聽政袁宏後漢

紀十四又見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漢舊儀

大赦詔延平元年五月辛卯

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權禮佐助聽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濟浚

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施慶惠與吏民更

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

奉行其皆復為平民後漢傷紀

減服御詔六月己未

自夏已來陰雨過節燠氣不効將有厥咎思惟懋失淺自克責

二語

從袁宏紀補

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

閒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

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後漢瑒紀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五有刪節

遣掖庭宮人詔

六月丁卯

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已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已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已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宮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後漢瑒紀

舉隱逸大儒詔

六月

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已幽讚神明變暘萬物秦燔詩書禮壞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

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爲盛白

頃已來學者怠惰遂已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

碩德高操已勸後進

袁宏後漢紀十五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于是詔

立安帝詔

八月

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

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

袁宏紀作朕撫育幼帝日月有聖遭家不造仍罹凶禍

朕

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祐質性

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

之志

袁宏紀作雖然有成人之體

親德係後莫宜于祐禮昆弟之子猶已子春

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曰父命辭王父命其已祐爲孝和皇

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

後漢安紀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五

檢救外戚詔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調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

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

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

相容護

後漢和熹鄧后紀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
猶臨朝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

呂王渙子石爲郎中詔

永初二年

夫忠良之吏國家所呂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

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呂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

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

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呂渙子石

爲郎中呂勸勞勤

後漢王渙傳

禁供薦新味詔

永初七年正月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大

折生長豈所呂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

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後漢和熹
鄧后紀

詔河南尹鄧豹等

元初六年

吾所已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已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
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已匡失
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
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
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已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已
武功書之竹帛兼已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
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後漢和熹
鄧后紀

遺詔

永寧二年二月

朕已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
元元厄運危如累卵勤勤苦心不敢已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
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已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

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已廢病沈滯久不待祠自力
上原陵加歎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柰何公卿百官其

勉盡忠恪已輔朝廷

後漢和熹
鄧后紀

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實覈水災

延平元年七月庚寅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
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
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
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
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已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

所傷害為除田租芻橐

後漢
陽紀

敕掖庭令

永初三年七月

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已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

袁宏

後漢紀十六太后有疾左右請禱已
人為代太后聞之怒即敕掖庭令

賜周馥貴人歸園策

延平元年三月
袁宏紀作詔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上天不弔

此句從袁宏紀補

不

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熒熒靡所瞻仰夙夜永歎感愴發中

今當已舊典分歸後園相戀之情

此句從袁宏紀補

慘結增歎燕燕之詩

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

袁宏紀作

四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已未有頭

上步搖環佩加賜各一具

後漢和熹鄧后紀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五

策命長安侯即皇帝位

延平元年八月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

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

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已侯嗣孝和皇帝後其

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

後漢安紀

報鄧閭

長歸冥冥往而不反

東觀漢記

恭陵次序詔

五月丙辰

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官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已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順祀禮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已序親秩爲萬世法

袁宏後漢

紀二十又後漢質紀

寬罰詔

本初元年正月丙申

昔堯命四子已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已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已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入離其害怨氣傷和已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已崇在